

巷子里的时光

□ 倪红艳

对忠州巷子,我一直有深厚的感情。那时还叫忠州老街。我初入忠州,依东门而居,后东迁西移,仍不离老街,自是了解老街的前世今生。

夜里,我又走在了二十多年后的老街。从弓箭街的西头入巷,依然是从毛发廊——一代人的记忆开始。此处保留了毛发廊的招牌,“理发”两个大字也竖在这儿。至于店,虽非“毛理发”,却也开着一间小小的铺子,经营着理发旧事。对门便是一处孩童常常光顾的小小副食店,我也曾像小孩子一样在这儿买过小零食。此时,小店还开着门,老板热情地与过往的熟人打招呼,使老街不那么清冷了。

青石板在灯火下泛着或明或暗的光泽,延伸老街的历史。往老街的深处走,旧印记清晰可见,那些百货商店、字画装裱、布料商店、杂货铺子、录像厅、旅馆、茶馆、食店,无处不在讲述过去的故事。我还记得那位母亲,在这条老街上,背着她脑瘫的女儿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我还记得卖豆腐脑的婆婆,挑着担子走过一条又一条

街巷;我还记得送煤球的工人,脊背上亮晶晶的汗水……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在老街的墙面上,一行字震颤我的灵魂。我是一个异乡客、一个天涯人,我把家安在忠州,只用了一瞬间,我把心安在忠州用了近三十年。

老街仍然是这条老街,你看那缝纫机,就是我当年找裁缝补衣服的那台;你看那二八大杠自行车,就是我当年骑着兜风的那辆;你看那铁壳热水瓶,就是我当年装热水的那一个。街巷土墙斑驳,石块青苔依旧,我恍若回到了过去的时光,青春依旧,风风火火地从老街跑过。

青春记忆馆就在这个时候闯入眼帘,却已打烊。许久不来老街,我不清楚这个记忆馆里有怎样的青春,卖豆花、凉粉的婆婆却是笑眯眯地坐在灯下,以画像的形式。她如此慈祥,我想起了我的老母亲。我和母亲隔了千里路,我在异乡游荡,她在故乡牵挂。

来忠州,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我怯生生地住在了东门,用生涩

的目光,打量这古老而有些破败的街道。说破败,主要是我所居住的房子一路之隔,紧贴着东门的一排房子,实属残陋不堪。只记得浅蓝色的木门颜色已褪成灰白,屋顶似有黑色的藤蔓缠绕,蜘蛛网似的罩着。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在这老街来来去去,知晓了潘牌路、大府邸、龙家院子、春华秋实,知道了凉水井、木板楼、四合院、东坡梯道。我也认识了巴蔓子、严颜、秦良玉,他们以英雄的形象,从古时的光阴里走来,讲述刻首留城、断头不降、千里勤王的故事。

如今的东门,已然变了模样,旧屋全不见了,一串灯笼挂在城门口,一轮圆月贴在城墙上。一个母亲正在为她的女儿拍奔月的照片,我想她和我一样,也想避开热闹,择一清静处,感受不一样的老街风情。黄桷树下铁匠铺、木材公司、盐业公司的招牌清晰可见,一群茶客坐在茶坊喝着茶,他们在忠州巷子“等风也等你”。深夜里,东坡书屋的门已关闭,二场酒咖的店也锁着,唯大府邸的门敞

开,门口私房菜的牌子很显眼,许是真是你想品的私房菜。

不知不觉就踏入了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院里灯笼高悬,红黄相间,温暖如家。外面就餐人数不多,但灶上的火还旺旺地烧着,许是有客人在屋内就餐。我想这就是我站在高处看过的四合院吧!黑褐色的瓦片四面相连,屋顶组成一个“口”字。如今的老街四合院,用“旧瓶装新酒”形容更合适,飞檐翘角依旧、古色古香依旧、烟火气依旧,只是不再破旧,去了陈腐气,焕发了新生机。

其实整个忠州巷子,在无声地变着,朴素的新,藏着旧的印痕,记着浓浓的乡愁,刻着“忠”的风骨。我们走在东坡花园的夜色里,静谧而明亮。路灯亮着,灯笼亮着,一路行着,廊桥、池塘、亭台、步道、院落,与我们不期而遇。记忆中川祖庙桥下的“臭水沟”“脏乱差”就在这么美好的夜色里,成为了过去。

忠州巷子,有着小家碧玉的温婉。她在古朴的忠州,等风也等你。(作者单位:忠县融媒体中心)



忠州巷子里

□ 吴宗权

忠州巷子不寻常,史迹繁昌。城墙院落泛幽香,当年旺,底蕴雅风长。[么篇]繁华市井民俗仰,历星霜、老店轩昂。非物遗,人无恙,沿街寻宝,韵味任徜徉。

(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校退休教师)

水

□ 刘明文

生命之源起远空,江河湖海竟能融。春时化作淋漓雨,夏季容成咆哮洪。崖上泻流飞瀑布,池中静待映残红。常承舟楫行千里,珍爱方为百世功。

(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

冬天来了

□ 陈露

还没来得及和深秋道别
这个冬天迫不及待就登场
白色的雾霭纠缠着树林
久久不愿散去

我把我的故事
埋进无尽的冬夜
让凛冽寒风作它的棺槨
让纷飞雪花为它书写离别

那些欢笑与泪水
那些相逢与离别
都在这瑟瑟寒冷中冻结
成为夜的一部分,沉默且决绝

冬夜,寒风尽情地肆虐
我已将过往托付于你
待春日阳光轻叩世界
故事便在冻土下永眠

(作者单位:忠县鸣玉溪小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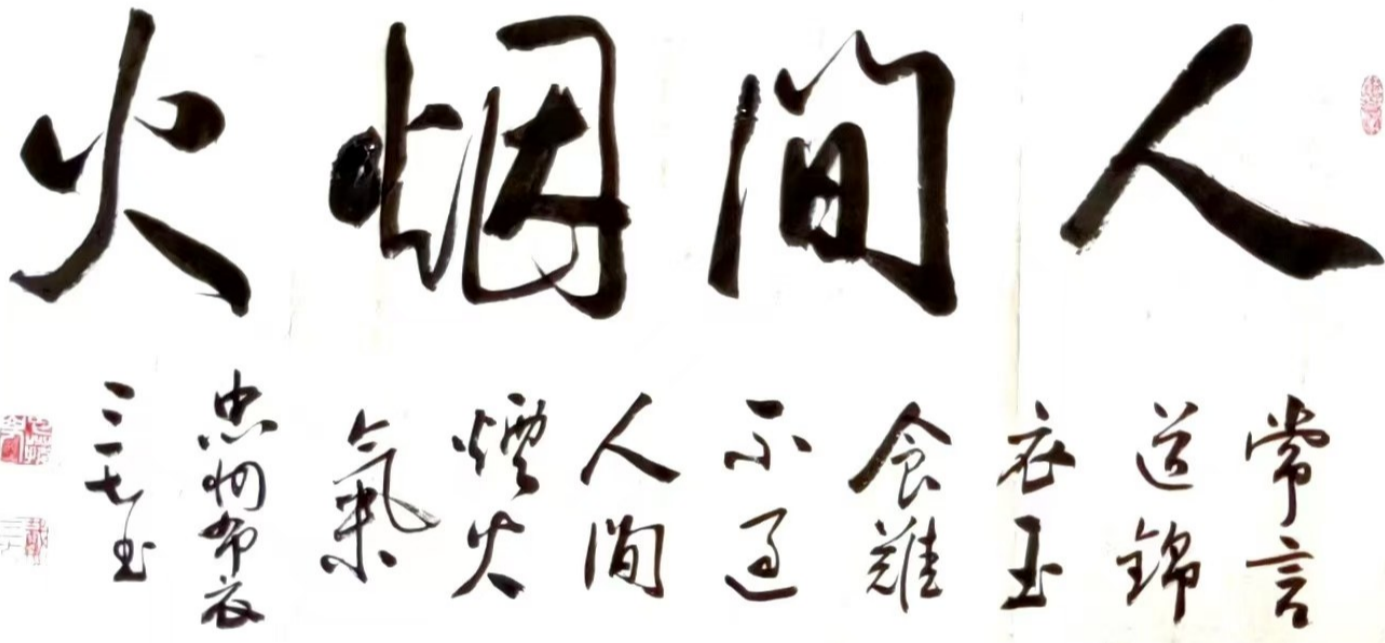
入冬

□ 向建国

风在路途,雪在舞蹈
为秋天添上曼妙一笔
一切说过的话和人间物事
亦在自然深处
云的呼号,响彻天空
雪地里,弄丢一只蝴蝶
暮色从谷底向山峰袭来

似掉非掉的枝叶清晰又模糊
时光张望着它
它们一片想跳出来
和共同生活的伙伴作别
沉静的归于泥土
是它们私下的盟约
谁还会在一叶结束的地方
等待

(作者系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退休职工)



书法作品欣赏

人间烟火

(作者系忠县籍著名书法家)

忠州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

记忆中的桐油灯

□ 谢邦楠

我的老家在忠县的一个偏远山村。在我的记忆中,家里过去是没有电的,每到晚上,家家户户用来照明的都是桐油灯。

桐油灯,顾名思义就是用桐子树上那圆溜溜的果实榨出桐油,将它作为燃料来照明的一种灯。用竹块制成一个灯架,再用一段人工弯曲的竹片固定在灯架的一侧,便于手提油灯。竹架上放着一个铁碗,在铁碗里倒上桐油,再放几根灯草芯浸泡在灯油里,用一两寸长的竹片将浸泡后的灯草芯的一端拨到铁碗的边沿,用火点上,灯草芯便燃烧起来,它的光亮便可照明。如果灯的亮度不够,就用小竹

片将灯芯拨一下,桐油灯一下就变得亮起来。有句俗谚:“像桐油灯,拨一下,亮一下。”尽管这话是用来比喻那些做事不主动的人,却道出了桐油灯的本质:拨一下,灯光就会亮一些。

桐油灯光亮微弱,虽然照不了多远,但它带给家人的却是一片温馨。记得那时,一到晚上,母亲便把点亮的桐油灯放到灶台上做晚饭,饭做好后,一家人又围着桐油灯吃饭。饭后,母亲又在昏暗的灯光下做针线活,父亲则在一边织撮箕、扎扫帚等,我们小孩就在灯下做作业或看书。那昏暗的桐油灯不时会飘来一股呛人的桐油味和熏人的黑烟,常常把我们的鼻孔熏黑。不过时

间一长,也就习惯了。每天早上,母亲还会早早起床点上桐油灯做早饭,吃了饭我们便背着书包去上学。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再也不用桐油灯照明了,取而代之的是煤油灯。煤油灯比桐油灯要亮些,使用起来更方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家终于通了电,家家户户用电灯照明。电灯亮晃晃的,照得如同白天一般,且用开关按钮控制,十分方便。从此,就再也不用划火柴去点桐油灯、煤油灯,也没有刺鼻的油烟了,桐油灯、煤油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在农村,很难寻找到它们的踪影,但也有少数乡民还留存着,以此作为永远

的纪念。幸而在我老家的旧屋里,至今还存放着曾与几代人朝夕相伴的桐油灯。每次回到老家,看到它结上蛛网,布满灰尘,我们都会将它擦拭一番,让它清洁如新、容颜依旧。

桐油灯,虽然早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曾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至今因念其功劳而不忍遗弃。桐油灯,经历了岁月的沧桑,见证了那些年代农村生活的艰辛。它不是一盏普通的油灯,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唤起了人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桐油灯,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作者系忠县官坝中学退休教师)

视野·底蕴·文艺范儿 ——浅谈散文《重返城口路途坦》的创作体会

□ 郑京鹏

2024年6月,忠县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我们到城口县考察学习。一路前去,因为路途平坦,心情十分舒畅,我便写下了题为《重返城口路途坦》的散文。文章很快就在《重庆政协报》等报刊上发表,还在忠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的“聚银发力量,铸辉煌成就”活动中得了奖。回想起来,这篇文章能够得到多方认可,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著名诗人陆游说过:“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以一生的写作经验告诉人们,若想创作出精品力作,非修炼“诗外功夫”不可。那么“诗外功夫”是什么呢?因素很多,这里不一而足。结合我的散文《重返城口路途坦》来谈,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得到多方

认可,是因为站的起点较高,即视野比较开阔。作者写文章,不能局限于就事(或人)写事(或人),而要通过这件事、这个人,反映出全局的整体状况,亦即人们常说的“一滴水可以见到太阳的光辉”。在《重返城口路途坦》中,不仅仅写了城口,还写了忠县、万州、开州,以及四川的达州、万源及八台山等地,更提及了“4小时重庆”和“秦巴毗邻地区”今昔的交通变化,因而它既是写的城口,也是写的重庆、四川,如果放到全国去看这样的变化,也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一般来说,能够创作出成功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诗外功夫”,除了视野开阔的因素之外,涵养及底蕴的因素也必不可少。如

果没有涵养及底蕴,它的作品就成了空中楼阁,随时都可能烟消云散,不可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更不可能传之久远。涵养及底蕴,前者的对象是作者,后者的对象是作品。作者涵养的养成,必须在人生的长河中储备较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作者的涵养丰富了,他笔下的作品底蕴就会厚重起来。散文《重返城口路途坦》的底蕴,就在于它通过诗人李白《蜀道难》中描写的难和愁,与现在路途的平坦,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作者去城口路途难和愁的对比。有了这样的对比,文章的底蕴就厚重起来了,自然也就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散文,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门类。谈到

文学,就不得不谈及它的基本特征,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形象。文学创作,要多用形象思维,尽量不用或少用抽象思维,要靠形象说话,而不能语言干瘪,让标语口号充斥其间。散文这个文学门类,因为它形象性强,语言优美,情感丰富,还被人们称之为美文,就是这个道理。简言之,成功的文学作品,就应当有文学艺术的范儿。我在写作中,也努力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散文《重返城口路途坦》,在写高速路的时候,就用了“满目的青山绿水之间,蜿蜒的高速路就像一条银色的飘带,被轻轻地放进了宛若仙境的大自然里”等语句。有了这些语句,文章就生动形象了,就美了,也就有了点文学艺术范儿的味道了。

归结起来,我以为一篇好的文学门类中的散文作品,应具备视野开阔、底蕴深厚、文学艺术范儿等基本特征。《重返城口路途坦》之所以能够得到多方的认可,那是因为它基本具备了上述特征,基本达到了散文作品的要求。

(作者系忠县籍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